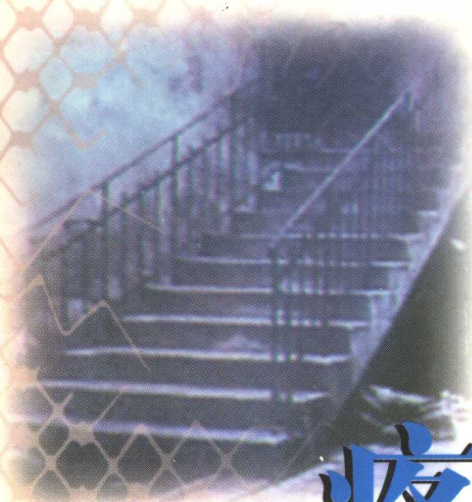


金 枫 叶
长篇小说系列



晓
音
著



遭遇 疼痛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遭遇疼痛

晓音/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遭遇疼痛/晓音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 2
ISBN 7-5313-1852-0

I. 遭… II. 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70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丹东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65 千字 印张: 10⁵/₈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烨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1852-0/I · 1612

定价: 17.00 元

疼痛后的抉择

——《遭遇疼痛》序

邓荫柯 王 烨

《遭遇疼痛》，一个很有现代色彩的书名；晓音，一个有清纯、聪慧感觉的女性作家的名字。步入书中世界细细咀嚼，果然是一部很有灵性、激情，又洋溢着时下作家往往缺乏的社会责任感的好作品。不久，又从报刊上获悉，晓音女士被广东作协聘为签约作家，油然而生一种欣慰之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总是英雄所见略同。

《遭遇疼痛》的故事背景，大约就是作家生活、工作的粤西某工业城市。处在时代变革前沿的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生活中更多了几分进取图新、开拓探索的勇气。较之我们北方，显出更开放、更现代、更富有市场气息的姿态，也少了几分古朴、宁静的风韵。晓音展示了这个五彩缤纷的人生大舞台的一角——她所熟悉的从事新闻、文化职业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面对转型期极其特殊的社会生活所发生的非理性的嬗变，那沸腾的、快节奏的、充满风险和机遇的生活，既令人振奋，又让人迷惘，同时也带有几分浮躁和无序。以作家谷雨为中心的这些男女主人公们的采访、编辑、写作、演出、节目主持，以

及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他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的作为和表情，都呈现出生动、真实、鲜活的风貌，一种被称为“原生态”的风采。晓音是一位有心人，时刻在观察、认识和体悟，力图在笔下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生。晓音又是一位有情人，对同时代人充满了关切、爱心、宽容和温情，以明朗的心境、清澈的目光看取人生，又对生活中种种阴暗、不义、谬误充满了真诚的忧伤和焦虑。

以温暖的真情和犀利的文笔赢得了读者的作家谷雨，在生活中不期然而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疼痛。相亲相爱的妻子戈林怎么就如此绝情地跟着书商跑了？作为老同学的阿夏有了钱，怎么这么快就失去人应有的善良和人性？谷雨的疼痛还在于他不是个灵魂麻木的看客，他曾写了那么多的歌颂心灵的美丽和真诚、鞭笞背叛和丑恶的文字来慰藉别人；蓦然回首，自己却成了可怜的故事中人，被侮辱被损害。

失去戈林之后，这飘泊无依的灵魂寻求慰藉和感情归宿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作为一个作家，他对自己的使命、生存价值也感到某种迷惘。但是心中那一星为时代歌唱、为真善美倾尽心血、向假恶丑进击的焰火并未熄灭。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介入了揭露不法企业家变相使用童工事件的旋涡。为了法律的尊严，为了少女的青春，为了人间的正义，他从个人不幸的泥潭中奋起，迎接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尖锐得多的挑战，面对更残酷更险恶的人生。他甚至要和邪恶的势力对簿公堂，经受牢狱之灾的威胁。这是他不曾遭遇过的另一种人生的疼痛。作品很恰切得体地安排了谷雨寻求爱情和坚持正义两条线索，描绘出他的既坚强又懦弱、既高洁又卑俗、既复杂而又单纯的性格。真实而又善良的人性是谷雨性格的核心，在五光十色的商品化浪潮诱惑下的种种欲求，在挫折磨难面前的种种消极逃避的沉沦，都不过是表面的尘垢。作品中的几位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喜

欢他、爱他，大约也就是受他这种天性的吸引。

整个故事中吸引人的还是谷雨和这些天生丽质的现代女性的交往、纠葛和心灵碰撞。其中最动人的，是谷雨和麦子的爱情。按摩女麦子在作品中的笔墨举足轻重，从作品开头至结尾，她的形象一直时隐时现，贯穿在整个故事情节中；在谷雨和别的女性的交往中，总是能闪现出她的影子。如果说，谁是作品的女主人公，当然非麦子莫属。在谷雨和麦子的命运二重奏中，也确实更充分、更富有光彩地展现了他的性格内涵。这是一个由堕落开端，以救人和自救为结局的美丽动人的故事，一支超越于现代都市尘嚣和商业化浪潮侵袭的明净的乐曲。

在失去妻子、失去创作的热情，甚至失去人生支点的迷惘颓丧中，谷雨到发廊以寻求一点安慰和麻醉，甚至堕落到把一位按摩女带回家中。读过谷雨作品的农村姑娘麦子的命运、她的动人丽质和龌龊处境的巨大反差，她的粗俗举止与内心善良愿望的强烈对比，引起谷雨的真挚怜爱，也唤醒了他蛰伏的良知。在这场本来污秽的交易中，谷雨收敛起卑劣的欲念，放弃了到手的“商品”，萌发出拯救这可爱的姑娘，也拯救自己的心愿。

这个希望改造、救助麦子的尝试，充满了谷雨意想不到的波折和艰难。心灵受到过严重污染的风尘女麦子还不能完全理解谷雨的良苦用心，也不能完全习惯这种素淡的生活，文化和精神面貌的差距也不能不产生新的碰撞。她有爱、有感激，也有对谷雨这种以改造拯救为目的的种种努力的抗拒。倔强的麦子的一次次出走、远离曾使谷雨伤心，但谷雨的真挚的爱和高尚心愿更顽强、更持久，一次次寻觅救助，展现出这个男人心灵中的美好和坚韧。迥异于当今大款包租小姐的轻浮，也不同于当年王三公子和苏三的情缘，谷雨要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间开拓出一片爱的净土，净化自己的灵魂，也净化所真心爱恋的

女性的灵魂。

谷雨这个讨女性喜欢的老实人，受到过不止一次的诱惑和吸引，产生过一次次的冲动和欲求，但他却总能把握住自己，不能不说是源自他对麦子的那份真切情意。性无能的马总编不幸的妻雨兰的依恋的暗示，他抵御住了；那美丽多情的森森姑娘是如此渴望他的回应，却终因麦子的事造成裂痕，错过了情缘；那有财有势，又风骚无比的阿钟的撩逗甚至逼迫，他无动于衷，甚而感到恶心。我想，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麦子的身影总在冥冥之中牵制着他、萦系着他的心灵。

森森是作家给予了很多笔墨的人物。作家写了她美好的容貌，潇洒的风度，温存、聪慧的谈吐，安排她和谷雨一块发现了那个饮料厂变相廉价使用童工致使孩子辍学的新闻线索，使之成为谷雨在向社会不义开战的战友。但是，这个人物仍然让人觉得不太可爱，不太具有神韵。较之麦子的任性、粗俗，动辄以“你这狗屎”相称的口头禅，较之她那爱恨鲜明、既热烈又温柔、既野性又纯情、敢说敢作的火一样的性格，森森总是稍逊一筹。也许作者就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让职业近似、文化相当、门当户对的森森终于在爱情角逐中败北；让文化差距大、心灵受到污染、沦落风尘的麦子最终和谷雨结合，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合乎读者心愿。

在和麦子情缘已断的情况下，谷雨曾经找到了最理想的感情归宿：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尤美玲。感情纯真、风姿绰约、德艺双馨的尤美玲仿佛从天上掉下来，和谷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尤美玲理解、支持谷雨和不法使用童工的饮料厂的斗争……但这盏明灯点燃得匆匆熄灭得也迅疾，在为谷雨的事情奔忙中意外因车祸身亡，让谷雨再次遭遇铭心刻骨的疼痛，让谷雨终于感到在这座城市失去了凭依，事业也失去了支撑，生活中已没有自己的位置。这种意外死亡的安排，也许不算高明，但它却

暗示了谷雨这样一个飘荡的灵魂不会这样轻易得到归宿，还要经历感情的和人生经历的巨大波折起伏。

谷雨并未被饮料厂送上法庭，他为伸张正义救救孩子的文章也并未当做诽谤罪对待，但饮料厂却摇身一变，成为捐资助学的好汉！多少不公，多少猫腻，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多少卑劣的幕后交易，多么惨痛的尤美玲的流血牺牲！至此，谷雨身上交织的两条线索已经交会：零。虚无。彻底的失落。

带着尤美玲留给他捐给希望工程的一笔巨款到遥远的四川山乡去当一名教师，对于这个南方都市的著名作家的人生选择，人们不会感到突兀不可理解了。作家水到渠成、百川归海地把主人公推向这个结局，这是作家对当代城市生活的阴暗面的尖锐抨击，也是对善良人性、崇高心愿和归真返璞、走向自然的人生抉择的肯定。

在即将和城市告别，和与自己有过那么多感情纠葛的女性告别，当然其中也有与那割舍不了的麦子告别的最后时刻，麦子几乎是从天而降，要和他一起走向远方，走向奉献的人生，走向他们爱情的归宿！真是神来之笔，也是读者不曾料到的一份慷慨礼物！一切尽在不言中：麦子终于成熟了，可以收割了！她离开谷雨的这些日子，一刻也没停止对他的观察，她终于完全理解并深深感悟了谷雨对她的挚爱、奉献，对她的救助和超拔。她在认识谷雨的同时也净化了自己：抛弃一切浮华，和人生的污浊诀别，和心爱的人走向未来。

遭遇了这么多疼痛的谷雨，终于得到了最大的抚慰：一个崭新的生活、一个全新的麦子、一片美好的自然景色。

喜欢这部作品，喜欢晓音洒脱的文笔，喜欢她笔下原汁原味的生活，喜欢她塑造的这些有血有肉、歌哭无端、敢恨敢爱的人物；喜欢她自然流溢的那种关注人生、面向未来的勇气 and 责任感；特别喜欢朴实的谷雨和有灵性的麦子这两个人物，希

望谷雨飘洒、麦子丰茂的季节，所以写了以上的文字，这样真诚，也这样武断地诠释这部作品。不正确、不准确、不充足之处，请远在南方的晓音和四面八方的读者谅解。

楔子

时令已是晚秋，一直炎热的南方椰城也有了一丝凉意。在市文联的宿舍楼里，青年作家谷雨坐在一堆整理好了的行李前发着愣。

明天他就要远远地离开这座他曾经生活过五年多的南方城市。虽然要走的事是好多天就已成定局，然而，不管当初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内心里是多么的不愿意继续待在这里——哪怕只是一天或一个时辰，可真正到了要离开它的时刻，谷雨的心里却一反这几天的平静而变得起伏不定了。

有许多往事就好像是刚刚发生了似的：一幕紧接一幕地从眼前划过。

屋子里本来很凉爽，可谷雨却觉得闷热，他好几次站起来走到窗前，但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健忘。窗户早就已经被自己开得不能再大了，而窗外红红绿绿闪烁闪烁的霓虹灯与习惯过夜生活的椰城人的声音纠集成了一种你无法抗拒的喧嚣声，它们让内心本来就不平静的谷雨更加地感到燥热难挨。他只好长叹一声后又坐回了原处。

这时，墙上的挂钟连着敲了 11 下，再过 10 个小时就要永远地离开这里了。时钟的报时声让谷雨再一次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可似乎还有一件非常紧要的事

没有办。可细细想来似乎又什么事情也没了。

他走到床前想静静地躺一下，让自己乱纷纷的心绪稍稍平息一些。可刚把身体躺平，那已经没有了床褥的硬板床更加让他难受。

他有些后悔今天下午去街上买明天在火车上吃的东西时没有坚持给麦子打通电话。他想如果再耐心地等一会或许梅艳芳就会把麦子找来听电话的。在心里他有些恨梅艳芳接电话时没有讲清楚麦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更恨那个站在自己旁边等着打公用电话的男人。

想起麦子，谷雨的心就隐隐地发痛。在这个时刻，他是多么地想有一个人来与自己度过这在椰城的最后一个夜晚啊！然而，这阵子发生的许多事却让他没有勇气去真实地面对麦子。可越是不能面对麦子，谷雨就越是觉得心里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她说，如果这些话不对她说出来的话，也许以后就再没有机会说了。

想到这，谷雨猛地坐了起来。他匆匆地走到写字桌前把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推，就飞快地给麦子写起信来——

麦子：

当你看到这信时也许我已经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说实话，自从大学毕业来到这座城市，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了。在这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时间里，对于我来说仿佛已经经历了许多人用一生也难以经历到的东西。

虽然这些经历有许多并非是我的本意，有许多甚至是给我带来了几乎要致我于死地的打击，它们曾经让我像一只被困的野兽一样：用自己的手撕碎了自己的生活。有时，我几乎失意地想永远地闭上双眼而不再让自己活在这个累人的人世上。可是等再有了一些经历之后，我反而对许多事的看法有了根本性

的转变。我现在所想的说了也许你不会相信。

只要我们一走出房门，就会看见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滋生出来的各种高级娱乐场所。在那里，有许多腰包里根本就没有钱的但手中有钱的人在那里大肆地挥霍。他们可以一次早餐就吃掉上千元，这可是许多的中国人一年的口粮啊！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人公然穿着制服召妓，有人打着企业改革家的招牌不顾企业危机大挖特挖社会主义墙脚，让数以万计的企业工人下岗丢了饭碗……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在几年前我仅仅只是做了一些极表面化的思考，只是从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两件具体的事做些不关痛痒的努力，比如写一些失足青少年从犯罪到悔过的小说（像写失足少女美美的《遭遇疼痛》等）。然而对一些耳闻目睹的事却不能（也没有想过）去做一些有效的抨击。

关于洗招弟，从失学到去酒楼里拣“易拉罐”再到返回校园的整个过程也许你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而我作为这场闹腾得椰市沸沸扬扬的事件的主角，我比所有的人更能体味到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美好和缺陷。同时通过这件事的起起落落也更加地让我认识到：洗招弟的事之所以有了这样的结果（饮料厂的领导干了坏事可最后脸上还被贴了金）不单单只是一个洗招弟失不失学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社会的事。麦子，你仔细地想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来为社会实实在在地做一点好事，那么坏人还有市场吗？

另外，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哪一天去饭店吃饭去保龄宫打球去桑拿浴潇洒的人花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那这个社会还会有失学的洗招弟吗？

麦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在听一盒安徽歌星解晓东的演唱录音带时你曾取笑过我。你说解晓东的歌并不怎么样，而我还一副如痴如醉的傻样。其实，我对音乐从来都是

一窍不通。我屋里的收录机是为了学外语定职称而置下的。解晓东的录音带是我惟一自己掏钱买的歌带。我喜欢他也不是因为他的歌而是作为中国演艺界的一个歌星，他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个拿出自己的钱来赞助一所希望小学的人。他不像许多明星那样，名为义演实则借机去摆款大捞特捞钱财。他以自己的行动实实在在地为希望工程捐资出力，所以我从心底里敬他几分……

麦子，明天（应该说是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走了。说心里话，在走之前我是非常非常地渴望见到你。然而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又让我不敢见你。也许你也知道了我要去的地方和我要去做的事。

麦子，在这拥挤得我们连住房也只能用平方尺来计，还有许多人在为自己吸收了太多的营养而减肥发愁的时候，又有多少像洗招弟一样的孩子在为上不了学而哭泣。其实，本来已经拥挤的城市并不会因为少了我而减少一点点什么，可那些没有学上的孩子却在企盼着有文化的人到他们中间去。

本来，照我的经济收入和少得可怜的积蓄我是不可能有能力这样做的，而是尤美玲死后留下的10万元让我有了把梦想变成事实的可能。对了，麦子，写到这里我对你有个请求，就是请你在每年的清明替我去公墓给尤美玲送上一束鲜花。另外我也请求你不要恨她，尽管社会上对她有着种种说法，可在我的心中，她永远是美丽的。她留下的钱我相信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是干净的。而把这钱用来办一所希望小学是她的遗愿，也是我的愿望，我想这也是高中辍学的你愿意去做的事。

麦子，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再过7个小时我就要离开椰市了。现在在给你写了上面的这些话后我的心里感觉到踏实了好多。现在，我仍然在心里深深地爱着你，可在你之后我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又让我没有勇气来面对我曾经经历过的

一切。我想就此说一声再见吧。

再见了，麦子。

谷雨

于 1996 年 10 月 25 日

谷雨刚刚搁下笔，墙上的钟一连敲了三下。谷雨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后他觉得原本乱哄哄的心里宁静了好多。他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写上了请梅艳芳小姐转交麦子收的字后才感到：一缕缕倦意正朝自己袭来。他重又躺回床上想小睡一会儿，可一闭上眼，麦子就笑盈盈地站在眼前。他用劲摇了摇头，可往事却像决了堤的河水汹涌而至……

第一章 麦子

在浓妆艳抹的按摩女中，我单单挑选了她。

回到住处，在不给人半点掩饰的白炽灯下看她，我忽然有些后悔在发廊里的冲动。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打发走被我带进屋的她。

她极其随便地站在床前脱着衣服，动作是那么随意，仿佛她是在一片无人的旷野或是在自己家中的浴室换衣服。

她的眼睛始终没有朝站在写字桌前的我望一眼，她的从容和对我的冷淡让我脊背阵阵发紧。刚才一路上聚积起的那股欲望慢慢地离开了我曾经渴望着的女人的肉体。

脚因为站久了有些发麻，我想坐下来喝口早晨沏的茶水，然后至少带点男子汉的元气朝她下达“出去”的命令。可就在我端起茶杯的时刻，我的眼睛忽然定在她身上的某一处。

当她把外面那件领口和袖口都镶满各色珠子、俗不可耐的紧身连衣裙从身体上剥离开时，展示出来的却是丰腴细白的肌肤，那圆而挺拔的乳房被一个不合适的奶罩紧紧捆绑着，在淡淡的白炽灯光里，没有被奶罩捆绑住的那一抹地方又让我想起了久违的家乡——晒坝里那些起伏漫延的金色麦粒。

我终于明白了，刚才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发廊按摩女中，我

独独要她跟我回家上床的理由。身体里的欲望和渴求忽地又升腾了起来，一时间，脑袋里除了金色之外，其余的都隐退成了远方的背景。

一觉醒来已是黎明。

只觉头异常的沉重，昨夜的恶梦仍然纠缠着我。

梦里的戈林满面是泪地朝我大声嚷叫着。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想起她嚷叫了些什么，其实就是在梦里我也没有听清楚。但梦里的她——这个曾经是我的妻子，曾经让我爱得发狂的女人这一阵却天天走进我的梦中。她让我的心隐隐发痛。我用力摇了摇头，想把她的影子从脑子里抹去。可就在我摇头的刹那，我发现了躺在身边，昨晚被我从发廊带回的她。沉睡中的她面朝着外面，在微微的晨曦里，侧卧在身旁的这具肉体光滑而白净，她让我有一种面对瓷器的感觉。

一种强烈的想抚摩她的愿望让我朝瓷器伸出手。“哼！不许动我！”在我的指尖刚刚触及到她的时候，她短促而严厉地制止了我。随即她把身子翻过来，面孔没有表情地望着我说：“昨晚的账已经清了，今儿再来要另加钱的。”

“婊子！”

我被她的无耻激怒了，伸过去的手忽然间握成拳状，但是我终于没有打过去。我有些后悔：昨晚在将进入她的身体时的最终退缩。

“该死的老婆！”

我咬着牙诅咒着昨晚在我面对着一个陌生而充满诱惑的女人胴体时，我与戈林曾经有过的情景竟然会重现在我的眼前：

“答应我，今生我是你惟一所爱的女人！”

这是在新婚蜜月里，戈林在我们做爱之后常依偎在我胸前说的话，她的话犹如片片雪花笼罩着我的肉体。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寒冷侵袭着我。这种寒冷使我放弃了被我压在身下扭动如

蛇的女人，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我软软地从她的身体上滑了下来，用两手紧紧地捂住双眼。

“又是一个太监。哼——！告诉你，不管你做了还是没做，钱可是一分也不能少的。”躺在旁边的她却冷冷地甩过这句话。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她翻过身去不一会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而我却怎样也没法入睡。在黑暗中，戈林的身影反复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无法忍受这种黑暗中的回忆所带来的疼痛。

“喂——你醒醒，穿好衣服，我送你回去，好吗？”

我推了推她，可她却背朝着我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后又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我无可奈何地欠起身从床头的柜子里拿出装有安眠药的小玻璃瓶，随手倒出几个放进口里。不一会，彻底的黑暗便笼罩住了一切，包括戈林。

“哼！哼！”

她鼻音极重地撇嘴欠起身子，极其轻蔑地看了看躺在她身边最终却没有与她发生肌肤之亲的男人——我。

昨夜曾袭击过我的寒意重又笼罩住我，刚刚的那阵愤怒也在瞬间化为乌有。

是的，我没有理由指责一个靠出卖肉体把一张张百元大钞毫无愧色塞进奶罩的女人要对每一个和她睡过觉或是认识她的男人情意绵绵，就像到现在我也无法去指责心性和外貌都让我无法挑剔的妻子不嫁——从终而是跟一个刚刚暴发的文化商人远走高飞一样。

“怎样，来一口？”

在我闭上眼睛努力要忘记妻子和她留在住室里的气息时，她把一支点燃的香烟用食指和中指夹住送到我口边。

那是一种淡褐色细瘦的香烟，它在我的鼻间燃烧时发出淡淡的可可味，还未等我张口，烟却被收回重又叼在她的唇上。

“给钱，本小姐要打道回府了。”